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  
品五味人生

1957年,萧乾和沈从文的长子龙朱都被错划成右派。萧乾在唐山柏各庄农场被监督劳动了3年多,1961年6月,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做翻译工作。1964年6月,文化部党委宣布,摘掉萧乾的“右派”帽子。我们设家宴与沈从文、张兆和夫妇共同庆祝了一番。不料两年后,更大的灾难降临了,这回轮到萧乾自寻短见了,幸

02

追忆沈从文与萧乾(二)

而被人及时发现,送到隆福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命。

1969年9月底,文化部的工作人员被“一锅端”到湖北咸宁的“五七干校”劳动,加上随后被下放劳动的家属,共有6000多人。沈从文、张兆和夫妇和我们一家四口全去了,沈从文被分配到离老伴儿10公里外的双溪。

1972年年初,沈从文因心脏供血不足,浑身浮肿,干校批准他回京治病。到了夏季,张兆和也办了退休手续回京。

8月,我从干校请假回到阔别3年的北京,为儿子安排转学之事。萧乾曾到武汉去看病,带回四盒孝感麻糖。他要我面交黄永玉、孙用各一盒,沈从文两盒。当我去看沈从文时,发现沈从文正在图书资料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,他舍不得耽误工夫,通常只到夫人那里去吃一顿饭,把其余两顿饭带回来吃。1973年2月,萧乾请探亲假回京治病。当年7月,我被正式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,外文部给了萧乾与人合译《战争风云》的机会,他就有充足的理由不返回干校了。

1979年8月,萧乾应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作家写作计划”主持人聂华苓夫妇的邀请,与诗人毕朔望赴美参加30年来海峡两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间首次交流活动。

1980年10月27日,沈从文应邀赴美讲学,张兆和偕行,动身前,张兆和专程来到我家,萧乾为老友写了几封介绍信。我感觉,沈、萧二人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芥蒂了,我把张兆和送到公交车站。

1999年2月11日萧乾去世。我派回来奔丧的老大送一套《萧乾文集》(十卷本)给张兆和。进入新世纪后,萧乾的老友、归侨陈布伦从漳州写信给我这么一封信:“旅美记者李成君来信,说在网上读到湖南某杂志一篇文章,提及沈从文临终前交代不让萧老参加他的葬礼,说萧乾在‘文革’中揭发了沈云云。”

萧乾在谢世前11天搁笔的《吾师沈从文》中,有自我批评。1948年,他一度同意为《新路》编国际问题及文艺,还曾赴沈从文住处,邀他参加这份刊物的筹办,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,沈从文断然拒绝了。1957年,萧乾又代表《文艺报》鼓动沈老师鸣放,沈从文摇摇头,根本未管理萧乾。倘若这两次沈从文跟着萧乾跑,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就不难想象了。

李辉所著《和老人聊天》(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)里有1992年萧乾送给李辉的一张照片。他在背面写道:“这是1935年我随沈从文、张兆和伉俪去苏

联玩耍时,我为他们拍的。”沈从文坐着,张兆和打着伞站在他后边。在《和老人聊天》一文中有李辉和沈从文的对话,说明沈从文已同意与萧乾和解:

李:你们老也老了,和好不行吗?要是他来见你,你赶不赶他走?

沈:(沉吟了一会儿)来看我,我赶他干什么?

李:你幸好钻到故纸堆里才没有事,不然也跑不了。

李辉是1988年4月21日上午在沈家做这个采访的。那天下午,他专程前来告诉萧乾这一喜讯,萧乾当然求之不得。李辉要出差,说好返回后就陪同萧乾前去看望沈从文。没有想到,“5月10日,他一故旧之女来访,言及其父的不幸遭遇,他心情激动,心脏病猝发,抢救无效,于晚8时30分在家中逝世,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历程。”(引自《沈从文生平年表》,糜华菱编,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)

沈从文与萧乾的矛盾,是不正常的岁月造成的。沈从文逝世后,萧乾对《沈从文史诗》中译本的问世尽了绵力。我保存着作者金介甫和译者符家钦先后题赠给萧乾、文洁若的《沈从文史诗》。

如果沈从文先生地下有知,他会感到欣慰的。(文洁若)  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



关注生存  
关注养老

管人事的钱姐闻声从办公室里探出头,笑着说:“哦,小刘来了,你先到会议室坐一下。”

红艳只好去会议室。鞋跟敲在地板上,每一声都仿佛心跳,红艳感觉不妙。会议室是玻璃搭建的。红艳坐在里面,掏出手机,给处得不错的同事小代发短信。“什么情况?”红艳一按发送键,一条短信过去了。半分钟后,小人回复:不清楚。红艳知道,这可能是上层的决定,只是决定还没下发。

26

红艳“被失业”

半个小时过去了,钱姐还没来。红艳有些不耐烦了,她起身冲到人事处,劈头就问:“钱姐,到底怎么回事,这一大早的,我的位子被别人占了,我要不要办公?”

钱姐抬了一下头说:“稍等一会儿,在等董事长一个传真,你这样带情绪,也没法把工作做好。”

红艳没办法,只好回到会议室。又过了一个小时,红艳的性子几乎被磨尽了,钱姐才端着茶杯走进会议室,把门一关,在红艳对面坐下。

钱姐笑嘻嘻地说:“小刘啊,你来公司也好几年了吧。”

红艳说:“3年了。”  
“时间不短了,”钱姐喝了一口茶,“你对公司做了不少贡献,但是公司现在人员要减少,从下个月起,你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,当然,最好是你主动辞职。”

红艳的身体扭了一下,但她还是保持冷静:“为什么?我哪里做得不好,因为我没当面请假?”

钱姐说:“不是的,你不用多想了,这是公司整体的考虑,可能与你个人的表现无关。”

“就因为请了几天假就辞退我?”红艳情绪非常激动,“我爸去世了,我妈身体不好,你也有爸妈,钱姐,你有没有体会过?”

钱姐站起来说:“好了,我只是负责传达公司的决定,只谈公事,这些话你用

不着说给我听,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困难。”红艳愣住了。过了半晌,她才意识到,她“被失业”了。

这就意味着,她将失去生活来源,更恐怖的是倪俊也失业了。以后的早晨,她和倪俊都将不用早起,但也沒有人会付给他们工资了。

红艳灰心极了,回家闷头睡了一觉。第二天,红艳依旧早起,夹上笔记本电脑,装作要上班的样子,匆匆出门。

红艳想找个人说说话,讲讲眼前的困境,聊聊心事,可是找谁呢?公公婆婆?老公?红艳暂时还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失业。闺蜜?同学?自从工作后联系变少,更何况红艳也不想让他们笑话自己。其余的呢?老同事?更是不可能。

红艳裹紧衣服,走进一家咖啡厅,要了一杯最便宜的素人咖啡,坐下来,打开电脑,插上耳机,登录QQ,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网页。

过了一会儿,QQ弹窗震了一下。“你在啊?”红艳定睛一看,QQ名:海上钢琴师。不认识。不过她也闲着无聊,于是就懒懒地打了一个“嗯”字。

“好久没联系。”  
“你是谁啊?”红艳单刀直入。  
“沈即墨。”红艳看到这三个字,头脑一嗡。这是高中时代对她穷追不舍的一个男生,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成绩不错,但走的是小混混路线。红艳那时

候一直不爱搭理他。后来高考,红艳一举考到北京某大学,沈即墨落榜,但红艳听说,这个沈同学后来复读了一年,发愤图强,也考上了不错的学校。再后来,两人就没联系了。

红艳小心地在对话框里打出:“你现在在哪儿呢?”

“北京。”红艳心里咯噔一下,继续打:“上班?”

“是啊,你呢?”

“一样,上班族。”

“你的方位?”

“东城区。”

“哦?我也是,再具体点。”

“安定门。”

“什么?我也是!再具体点。”红艳的心在乱跳,噼里啪啦打下几个字:“你不是骗子吧?”对方发来一个笑脸,说:“如假包换,随便考。”

“班主任脸上最大的痣长在哪儿?”红艳暗笑。

“嘴角。”

“学校门口卖臭豆腐的店叫什么?”

“张三臭豆腐。”红艳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 
是那个人,即便隔着网络,红艳还是能感觉到他那种玩世不恭的劲头。  
“现在干什么呢?”红艳问。  
“一个多小时后,安定门外的劳尔咖啡厅见。”说完,对方就下了线。  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著)